

郑州晚报市民记者群:992595390

邮箱:zzwbdfck@163.com 热线:96678 62880555



嵩山探秘之一—— 崔家南院 百年淳风

“弟子规、圣人训；首孝悌、次谨信；泛爱众、而亲仁；有余力、则学文。”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初夏的上午，在登封县大金店太后庙村崔纯德的私塾里，几十个孩子正在放声诵读《弟子规》。身着灰布长衫，手握线装古书的崔纯德踱着方步，面如止水，目光清澈。大门外，三乘大轿一字排开，一个领事和六个家丁神色郑重地望着眼前这座浑雄古典的宅子，静听宅子里面传出的读书声，他们是来接崔纯德到主家主持婚礼的。崔纯德是第一个在太后庙办私塾实施义务教育的先生，总管太后庙方圆五十里红白事等，闻名乡里，时人称其宅院为“崔家南院”，称其为“南院先生”。

弹指百年一瞬。昨日记者赶赴登封市大金店镇太后庙村，走进崔家南院，走近南院先生，凭吊南院遗风。

见习记者 张朝晖/文
实习记者 李少丽/图

A 仓廩实而知礼仪

雨过天晴，风轻云淡。走过已成残垣断壁的墙门，穿越土墙灰瓦的一进院，走进砖木结构的崔家南院二进院，品味古代建筑的浑厚和典雅。迎面正对的是一堵影壁墙，脚下的青砖有的已裂成多块，但平整依然，凸显出此处民居历经沧桑岁月。二进厅里的家具保持原貌，古朴典雅。两个过道间的木质隔扇窗上，雕有松竹、梅兰、鹤鹿、喜鹊等，厢房、堂、廊相当规整，两层纯木质结构，飞檐、明柱、窗格都是木雕。站在这里感觉回到了“南院先生”时代，纯净无瑕。院内东西两棵参天香椿树，阳光透过枝丫，把绿荫洒落在院子里。院内广植兰草、竹子、冬青、牡丹、栀子、迎春、桂花等花木，氛围和谐，令人羡慕赞叹。据古宅的主人崔友义介绍，房子前后各设了四个亮窗，通风好，当时崔友义家的粮食都储存在二层，即使时间再长，也能保证粮食不发霉，不被虫咬。“在太后庙村，仅此一家。”崔友义说。

B 苟全性命于乱世

三进院后面左侧有戏窗，半人高，透过戏窗可以看见东墙外不远的戏楼。“我爷爷那时候，家规很严，只让我奶奶、母亲和大姐她们站在戏窗里看戏，而且时间不能太长。”崔友义解释说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，女性的自我意识几乎完全被湮灭在“父权”、“夫权”的严威之下，她们必须谨守“三从”，恪守“四德”，不可恣性越礼，随意游山游湖，看戏烧香。所以，女人看戏，尤其是外出看戏，必然要遭人非议。女性观戏禁忌上升为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。“我爷爷还算开明，就在东墙开设了一个戏窗，让我奶奶、母亲和大姐她们看戏方便。”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，嵩山一带土匪横行，日本鬼子入侵登封时，老百姓朝不保夕，惶惶度日。“乱世保全性命最重要，我爷爷又在三进院开设了后门、西门，一旦发现有土匪或者坏人进来，我们就从后门逃走。”崔友义说，1944年日军进犯中原后，登封就成了日伪军的大本营之一。“民国三十三年夏天黄昏，我爷爷和家人正在二进院乘凉，突然听见大门外人声嘈杂，一听就是日本鬼子来了，我父亲领着大家悄悄从后门跑到太后庙南面的山坡上，等鬼子都走了，村子里安静了，大家才回家。”



崔友义老人介绍二进院



崔友义老人走出土墙门



崔友义教孩子们读弟子规



崔友义在查字汇

C 义务教育办私塾

黎明早起，是在儿时就养成的习惯。记者采访时，正看到83岁的崔友义端坐在圆石桌前，手握光绪年间木版印刷的线装本《论语》，念念有词，朗朗有声。“20多年前我退休以后，每天都要读书，写笔记，听广播，看新闻。从我爷爷到我父亲，再到我们的下辈子孙，一百年来，崔家南院的读书声从未间断。”

崔友义说。崔友义的爷爷崔纯德(字一亭)出生于光绪元年，享年78岁，是太后庙村第一个饱读诗书，能识文断字之人，也是第一个开办私塾，实施义务教育的先生，私塾就设在头进院的西厢房，太后庙和方圆三里五庄只要能上学的孩子都来上学，年纪小的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百家姓》，年纪大的读

《上论语》、《下论语》、《上孟子》、《下孟子》。“学生们天一亮就来私塾，在爷爷的引领下读书，晚上有自习，学习一炷香的时间。”时光如梭，世事纷繁，但凡路人经过崔家南院，听见里面传出的读书声，喧哗者噤若寒蝉，大步者蹑手蹑脚，在太后庙人的心里，崔家南院是净土圣地，崔纯德是夫子圣人。

D 南院先生懂文理

崔友义至今犹能清晰地记起爷爷崔纯德当年的模样，头戴礼帽，身穿长衫，温文尔雅，玉树临风。“爷爷通晓古今，对嵩山的民俗风情耳熟能详，所以太后庙方圆十里八乡乡亲家里有红白事，都来请爷爷过去主持，富人家请爷爷抬三乘大轿，排排场沿街过市；穷人家请爷爷牵一头小毛驴，单刀赴会一样气定神闲。”崔友义说，“爷爷

虽是读书人，置身于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，俨然是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把人家的红白事筹划得有条不紊，处置得井然有序，谁来说起来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崔友义的大哥崔友仁今年101岁了，回想起爷爷当年总管百十号人游刃有余，“我爷爷声音洪亮，抑扬顿挫，方圆百里都称赞爷爷是小铜腔嘴头巧。”

太后庙十里八乡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，以及村民出让土地的合同、买卖房屋的契约，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调处，有求者纷至沓来。当时的太后庙人坐在树下聊天，见陌生人进村，不用问就是来找崔纯德帮忙的，太后庙人随口一声“去崔家南院找先生去”。崔家南院成为太后庙人的热门话题，“南院先生”成为太后庙人茶余饭后的焦点人物。

E 以文化人伴耕读

崔友义说，受爷爷和传统礼教熏陶，他的父亲崔云峰知书达理，家教甚严。父亲分别给五个儿子取名：崔友仁、崔友义、崔友礼、崔友智、崔友信，给进门的儿媳取名：思温、思良、思恭、思俭、思让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这是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的结合，一百年来，崔家南院从来只有读书

声，没有吵架声。崔友义1949年参加工作，19岁在村里教“冬学”(农闲扫盲)夜班，是太后庙村解放后的第一任村政府秘书。21岁被调往登封县城教学，“我是带着友礼、友智、友信三个弟弟离开家乡去县城上学的，爷爷和父亲都说，耕读为伴，以文化人是我们崔家的传家之宝。”据太后

庙村村民说，崔家南院从崔纯德至今，一百年来，几代人为太后庙村捐钱捐地，扶危济困做了不少好事，“以前太后庙东西两头不和睦，经常闹矛盾，是崔家南院帮助修缮了过街楼，让俩村群众握手言和的。”该村负责人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崔家南院出资为村民建了一座戏楼，近年来又出资为村里修筑了道路。

F 南院遗风何处寻

坍塌的院墙，残破的地砖，古老的香椿树，在风声雨声中浸满回忆。崔延山是崔纯德的曾孙，崔家南院的第四代传人，在登封市区经营一家印刷厂。“逢年过节，我们全家60多口人无论再忙都要回家祭祖，吃团圆大锅饭。”崔延山说自己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，就是修缮崔家南院。

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学者常松木说，南院先生秉承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的儒家传统，以其高尚的品格、淳朴的家风影响一方，改变一方，不仅是一把文化标尺，还是一位道德楷模。作为受人尊敬之文化人，能成一方之名，成为一方之高，不仅是其学识、智慧使然，而且是其高尚的人格

使然。南院先生就代表石道、大金店北部一带的文化高度。现在社会物欲横流，人心浮躁，信仰缺失，道德危机，早有专家说过，能拯救这种危机的只有儒学，现在方兴未艾的国学热，就说人们已经有了危机感，并试图摆脱这种危机。家庭和谐，邻里和睦，乡风文明，英才辈出，实在需要有一大

批像南院先生这样的文人。

文化是根，文化是魂，教育是本，教育是源。百年老屋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是一种文化载体。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时，我们仍要注意保护这些承载丰富历史文化、姓氏家族信息的古民居，因为这是一个家族的精气神，是一个村庄的根和魂。”常松木说。